

## 不尽的思念

■李坤鸿

壬寅年五月,我的老首长爱女王和林给我来电话,关心我的身体情况,问候我的家人。感动之余,突然想起一句俗语“有其父必有其子”。可能是基因使然,她的许多言行与其已故父亲如出一辙。

老首长名叫王一吾,湖南安乡人,是一位老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湖南省军区政治部工作时是我的处长。老处长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从不向组织伸手,不计较个人得失,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是我一生中我最敬重的人之一。

人们常说,人格的魅力是思想感情方面特别吸引人的力量,是从一个人的具体行为体现出来的。当你感受到这种力量的时候,会受到鼓舞和鞭策,甚至影响你的一生。

1978年初,学校放假了,我的儿子和他妈到部队探亲。那时,省军区住房比较紧张,领导安排我们临时住在大礼堂二楼的耳房里。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偌大礼堂,周围都没住人,空荡荡的,有的门窗未修葺,风一吹发出许多怪异的声音。特别是夜晚北风呼呼的时候,一种冷落孤单的感觉在我们的心头笼罩着。

大年初一大早,屋外飘着雪花,气温在零下几度。我们一家还在梦中,忽然有人敲门:“李干事!李干事!”我觉得声音好熟,但又未听出是谁,赶忙披衣起床。开门一看,啊!原来是我的老处长。慈祥的脸孔带着微笑,双手捧着一个有盖的白色瓦盅站在门口。我愣了一下说:“处长,这么早有事吗?”处长说:“没什么,过年了,送点甜酒来给你们。”那时候,鸡蛋甜酒是湖南人用来招待贵客的,有点突然让我一时不知所措。我感动地接过老处长手中的甜酒,看着老处长那已斑白的头发还沾着雪花,一股暖流涌向全身。

有一次,省军区足球场因比赛要

移动一副钢制篮球架,我请示司令部作训处同意,从警卫连调来了一个班帮忙。那天刚好下雨,老处长带着我们打着雨伞指挥战士搬球架。战士们血气方刚,年轻力壮,在班长的带领下喊着“一、二、三”,将球架抬起来然后移到别的地方。由于球架太笨重,战士们感到有些吃力。说时迟,那时快,老处长把雨伞往旁边一甩,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抬球架的行列。我见状,一时感到脸发烧,也丢开雨伞上前帮忙。不知是多了我们两人还是战士们受到鼓舞,球架一下子就抬了起来,并移到了指定的位置。事后,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我常常反问自己:“当时年轻的我不主动先于处长去抬球架呢?”

2018年4月18日晚上10点多,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拿起一听,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从几百公里外传来。原来是老首长从休养地——广州打来的,当年已91岁了。

我对手机高兴地大声说:“首长好!”但对方好像没有反应(后来经了解知道老首长耳朵不太好使了)。估计他没有听到我的问候,但那洪亮而带有磁性的声音一点也没有改变。我只好静听老首长说话:“坤鸿吗?你写的新书《难忘的高远》收到了。我一拿到就打开翻了翻,书中写的很多事都很熟悉,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我用了一天多时间就全部看完了,很高兴,也很感动。我看完后在书的最后一页写了一段文字……”接着老首长还把他写的文字一字一句念给我听,让我感动不已。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我心目中,老首长是个真正的“朱”者。如果说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做过一些好事的话,老首长的影响可以说是“军功章有他的一半”。

的确,老首长的为人做事是有口皆碑的,对我人生影响非常大。我曾经写过文章赞颂他工作率先垂范和爱兵如子的事迹。老首长已是一个耄耋老人了,但对过去部下的一本小书如此爱不释手,十字的书居然一天就看完了,而且看得是那样的认真,那样的细致。是我的书有水平吗,不是,而是老首长带着深厚的战友情,带着对自己下属的厚爱 and 体贴,带着对部下劳动成果的一种尊重去阅读的。

老首长历来对工作十分认真严谨,这次看我的书又一次得到印证。他在电话里对我的作品给予充分鼓励的同时,非常认真地指出了不足,甚至到一词一字。比如校对不够细致,有几处错别字,建议我以后再版要改正。老首长一丝不苟的精神又一次让我深受教益。我深深感到,老首长的这个电话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教育课,让我受益匪浅。不知为什么,以上这些事一直无法在我的记忆中抹去,也许这就是老首长的魅力吧。老首长的人格魅力一直鼓舞着我,鞭策着我,教育着我,让我更加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行动是最好的语言,博爱是无形的力量。老首长用他的行为体现了他的人格,张扬着他的魅力。林肯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品格如同树木,名声如同树荫。我们常常考虑的是树荫,却不知树木才是根本。让我们多想想“树木”,少考虑“树荫”,做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做一个有魅力的人。

人们常说心有灵犀。2021年10月前后,冥冥之中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做。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几次与老伴商量要去羊城看望已耄耋之年的老首长。我电话与老首长女儿相约,得知老首长因病住院了,而且病情比较重,更让我们急着要成行。

10月25日,我和老伴从茂名乘车到了羊城南部战区医院门口。由于防疫原因,不能直接到病房。老首长的女儿善解人意,为了却我们的心愿,用轮椅把老首长从七楼病房推到楼下绿化带让我们相见。老首长虽然病情很重,但他离我们好几米就用特有的方式(向女儿示意)表达见到了我们。当我们走近时,老首长显然很开心,用不太清晰的语言说了些我们听不清楚的话语。此情此景,让我一阵心痛。显然,老首长精神状态不好,脑袋有时耷拉着。我们短暂的交流是在他女儿当翻译的情况下进行的。其间,当与我同去的外甥郎用手轻轻托起老首长离开轮椅托的右脚时,他还竖起了大拇指。老首长的女儿跟我们说,探望的前一天,考虑她父亲病情较重,行动不便,反复三次征求其意见是否见我们,老首长都表示要见,这深深触动了我的回忆的神经。

正因如此,老首长让我尊敬有加,没齿难忘。2021年11月3日,老首长没有绕过自然规律这个法则,“违约”乘鹤而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终年96岁,真的令人唏嘘和遗憾。老首长留下遗嘱:不搞告别仪式,不打扰远方亲朋,遗体捐给医院。这是一个共产党人,一名革命军人的最后奉献。

老首长不但是我们的好领导,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正如战友尹承干在《悼念王老》一文中写的那样:“今天,当您的部属——宣传队的战友们获悉您仙逝的消息后,无不感到震惊和痛惜!战友群里的一片哀悼声,您听到了吗?您看到了吗?”

是啊!老首长,假如我不曾相遇,您还是您,我还是我,怎么会有写不完的珍惜,说不完的思念呢!

老首长,您安息吧!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愈亲愈远,愈远愈亲

■杨端雄

惊蛰前后下了一场没完没了的雨。淅淅沥沥的雨声,让人仿若回到了在瓦屋生活时的时光。

记忆中,瓦屋的屋檐下总会晾着未干的衣服。看着那些在风雨中来回飘荡的衣服,想着未知前程的自己,我总会有一些感伤,不知以后将走向何方。

瓦屋用木板分隔成两层,而我就住在上层的小阁楼里。阁楼里有一个向着门前开的小木窗,连窗柱都是木柱的,也不知是当时村里的建筑风格使然,还是家人有意为之,我觉得,这个小窗应该是当时家里唯一与优雅有联系的媒介了。透过小窗,门前的那片稻田总会在春天里展现着无限的绿意,稻田的尽头是那条流过村子的三岔河,我家祖祖辈辈就在这条河边辛勤劳作,繁衍生息。河边长着两棵万寿果树,在春雨中吐出新芽,无数次地唤醒沉睡在冬季中的洞心村。曾几何时,在朦胧春意中,家中的小阁楼、缓缓流过的河水、万寿果树上的那一树新绿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总会在我的梦中清晰而悠远地浮现。而我,却不知何时才能置身于那熟悉的乡情当中。

我没有真正意义上出过远门,却又是待在家时间最少的人。少年求学,中年谋生,世道维艰,为求安逸,依然力争上游,却不敢舍弃家乡的每一丝温暖。新年开工出发时,祖母悠悠地对我说:“自己有车了,等闲时就回来呀!”我却不敢正面答应于她,归期如何,我也无法确定,生怕到时老人家失落。老人家真的老了,步履业已蹒跚,眼神也没有了昔日的光彩,更没有了以前的健谈,然而,现今她的每一句简短的话语说出来,却又是那么使人心情沉重。《客途

秋恨》中的母亲对张曼玉扮演的晓恩说:“愈亲愈远,愈远愈亲”,刹那间就使人泪崩,这句话当真道尽了多少老人的思念呀!

女儿崇宁又趴在我的背上,向我撒娇:“爸爸,崇宁好爱爸爸哦,崇宁好爱妈妈哦!爸爸你也要爱崇宁哦!我们有东西也要一起分享哦!”祖母说,崇宁像极了以前的我,嘴也甜得让人心醉,看着就使人觉得欢喜。祖母疼爱后辈的这种感情一直无私到了曾孙辈。无数次地,我无法忘却祖母以前蒸在饭面上猪油渣子,还有早上起来烤在炭火上的长粽子,祖母用她灵巧的双手在那饥饿的年代让我们依然感受到家的温暖,那时的她是我们最依靠的港湾了。但如今,虽然她一直想抱着崇宁或侄子浩轩和乡邻们在地堂上拉拉家常,但却每每无能为力。我想,老人家的身体,是真的再也承受不了曾孙们的重量了。

清晨,太阳出来了,阳光洒落在身上,那种温暖的感觉是那样的熟悉。曾经在春日暖阳下,我和家人在松木岭的山地上播下了一年又一年的希望,我往地里放着玉米种子,阿爸挑来粪水,而祖母负责浇灌粪水,她浇得是那么的认真,仿佛种下的就是人生的珍宝,然后,大家一起再给种子覆上土。夕阳西下,我们乘着余晖行进在回家的路上,一切是那么的静谧而安详。一段时间后,我和阿哥穿梭于一片片玉米林中嬉戏,而祖母一边在给玉米地除草,一边在絮絮叨叨着……天边的那一抹白云在春风中越飘越远,云朵将那一段段温暖完完整整地替我们留存着,一直带向更远的远方。

我和家,愈亲愈远,愈远愈亲。

## 看见

■林外

我们往往对习以为常的事物视而不见,如果将自己从熟悉的环境中抽离出来,重新审视周遭的一切,也许眼底会生起新的涟漪。在离开“三下乡”的地方——平石小学后,我想从记忆中找寻关于平石小学的鲜活的生活痕迹,写下我眼中的平石小学。

初来乍到,我只觉新奇,脚步丈量之处,是绿荫守护着一方清凉,是阳光与枝叶层层叠映,光影随人漫走,是随处可见的稚童的笑颜,天真烂漫、纯粹自由,是准点的晚霞与温柔的粉色云朵,是耳畔的书声琅琅,是一切入了眼、动了心的初次相识。

在风轻云淡的寻常傍晚,队伍内的男生或打篮球,或打排球,在夕阳将近时挥洒青春的肆意。我们在饭后四处散步,走走停停,在台阶上歇脚,说说笑笑,时不时为他们欢呼。我还记得,那时我正坐着发呆,一个六年级的女生在在我身边坐下,开始和我说话。我稍微有些意外,同时欣然答之。这种无来由的信任与熟络,在此时再自然不过。她说起她的班主任——他同时兼任音乐老师,此时正在篮球场上意气风发,“他很好看!可是上课时很严肃。”轻快又哀怨的语调与羞涩的语气让我不禁一笑。

作为新宣组的一员,我们负责下六人,线上三人,三人负责文字部分,一人负责照片视频部分,一人负责投稿,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我们不直接与生相处,但随时随行,通过文字与相机记录。字斟句酌地写下一句话,然而终究是笔力尚浅,难以精确地描述我所看见的一切感动。正式工作的第一天,我们熬夜至凌晨,此时四周漆黑,空气燥热,路上仰望天空时,我惊喜地发现:漫天星辰绚烂,此时心中的欢喜忧愁参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已然关灯的房间,洗漱后终于得以躺下,在睡眠中卸去一天的疲惫。

可以说,“充实”是最妥贴的关键词,然而,我无比感激此次经历,种种感思在此间获悉,种种改变在悄然发生的意外的日子而已过去。平石小学依旧花团锦簇,不日

又再次热闹起来,只是这一次,不再有我们这一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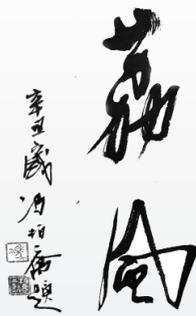
其实我最大的感受是幸运,有幸加入“追希”社会实践队,有幸成为新宣组的一员,有幸在平石小学度过了最有意义的十一天。来时拖着行李箱艰难抵达目的地,便被校园所惊艳;走时不再是孤身一人,学生们自发送别,十里长街盛不下凄凄离情。十一天的相处,从陌生到熟悉,从无动于衷到志同道合,我们之间不自觉加深了羁绊。

在风轻云淡的寻常傍晚,队伍内的男生或打篮球,或打排球,在夕阳将近时挥洒青春的肆意。我们在饭后四处散步,走走停停,在台阶上歇脚,说说笑笑,时不时为他们欢呼。我还记得,那时我正坐着发呆,一个六年级的女生在在我身边坐下,开始和我说话。我稍微有些意外,同时欣然答之。这种无来由的信任与熟络,在此时再自然不过。她说起她的班主任——他同时兼任音乐老师,此时正在篮球场上意气风发,“他很好看!可是上课时很严肃。”轻快又哀怨的语调与羞涩的语气让我不禁一笑。

作为新宣组的一员,我们负责下六人,线上三人,三人负责文字部分,一人负责照片视频部分,一人负责投稿,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我们不直接与生相处,但随时随行,通过文字与相机记录。字斟句酌地写下一句话,然而终究是笔力尚浅,难以精确地描述我所看见的一切感动。正式工作的第一天,我们熬夜至凌晨,此时四周漆黑,空气燥热,路上仰望天空时,我惊喜地发现:漫天星辰绚烂,此时心中的欢喜忧愁参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已然关灯的房间,洗漱后终于得以躺下,在睡眠中卸去一天的疲惫。



炎炎夏日  
余力 摄



## 母亲的芋头饭

■毛勇强

改革开放后,我有机会走南闯北,品尝过各地的芋头饭。可是,都觉得不如母亲煮的芋头饭美味可口,韵味无穷。

我的少年、青年时代,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物质贫乏。如果有芋头饭吃的话,心格外高兴,甚至堪比过年。那时,还没有反季节的农作物,每年中秋节前收获芋头。因此,一年最多有两次机会吃到芋头饭。每到收获芋头的季节,母亲的“媒人女”芳姨便不辞劳苦徒步好几公里,背七八斤芋头到我们家。每当芳姨来时,我和哥哥就会高兴得跳起来,用欢腾雀跃来形容也不过分。当时,芳姨难得来探“媒人婆”,加上路途遥远,她每次来都会住一个晚上。而我母亲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每次芳姨来了之后,先是将芋头刨皮、切块,等母亲下班后再动手煮芋头饭。煮芋头饭的具体做法是:将馒头烧干水,放上花生油、盐、蒜子等和芋头一起炒过。之后,铲起来放进瓦煲,加上大米和适量的水,大约二十几分钟,香喷喷的芋头饭就可以上桌了。母亲煮芋头饭时,我们早已在厨房“左腾右腾”,观看母亲“工作”的全过程,渴望让人垂涎欲滴的芋头饭快点出炉。当母亲郑重宣布:可以吃芋头饭了。我们迫不及待地端着碗冲上来盛饭,还未坐下来便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往往还不知是什么滋味,便“消灭”了一碗。这时,母亲提醒我们有足够的芋头饭,你们不要太狼吞,放慢点速度吧!我们才恍然大悟:因为难得煮一次芋头饭,所以每次母亲都格外大方,一般是平时煮白米饭的分量多很多,一是全家人可以放开肚皮饱吃一顿,二是将

剩下的装在瓦煲里放在墙边“过夜”,也许是吸了地气吧,第二天加热再吃时,真的是“吃过返寻味”。

在我们家乡,把煮芋头饭叫“正芋头饭”,也许由于“正”与“蒸”读音近似吧。母亲“正”的芋头饭味道好极了,我们全家人赞不绝口。芳姨也想学煮芋头饭,但尽管母亲毫不保留将“秘诀”和盘托出,可是芳姨“正”的芋头饭无论如何也达不到我母亲的水平,母亲颇有体会地告诉我们:任何事情只要你投入去做都是有学问的,靠的是心灵手巧,不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正”芋头饭也是这个道理。例如,在“正”芋头饭的过程中,为了检验是否“开来”,有的人几次揭开锅盖,用筷子挑一点饭试一下,这就大可不必,而且会影响饭的质量。其实,当炊烟垂直向上飘时,饭就干开了。这时,就应该熄火,几分钟后开盖,芋头饭正好达到“要求”。母亲“正”的芋头饭味道好,应该是在炒料和煮饭时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吧!

如今,母亲已是耄耋之年。值得庆幸的是,她老人家身体尚好,生活可以自理。更可喜的是,每当我携妻带儿返家看望她时,她都会“正”芋头饭让我们美美地吃上一顿。而且她与时俱进,对芋头饭进行了改革:炒料时加上香菇、腊肠、虾米等,“正”出的芋头饭质量更上一层楼。更妙的是,配上花生碎、生葱作为配料,让我们未吃已咽口水。如今,尽管我们肚子里的油水已十分充足,可是每次依然可以吃得津津有味,她便笑得只见牙齿不见眼睛,也许她的心里乐开了花!

## 家乡的路

■杨旭华

吃过晚饭后,热气消了,凉风吹起来了,月亮也升起来了。于是,我带上门,散步去。

这是一条正好经过我家门口的乡村水泥路,四五米宽,每相隔一百米都安装一盏太阳能路灯,明亮的路灯与皎洁的月光交相辉映,把黑夜映照得如同白昼,偶尔一辆小车或者摩托车开过,车灯把路照得更加光亮更加辽远。路的两旁,是一栋栋各有特色的楼房,大部分的楼房都有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着杜鹃、月季、山茶等花卉,它们争妍斗艳,香气四溢。楼房门口,丰田、大众,甚至奔驰宝马等牌子的小车整齐划一地停在停车位上。走下一个斜坡,便是一座小桥,桥下流水潺潺,正在唱着夏天的喜悦。跨过这座小桥,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金黄的稻田,饱满的稻穗低着头,好像向我问好。一阵阵微风吹过,一股稻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让人心旷神怡。

看着这美丽的景色,我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的这条路上。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走过无数次这条路。那还是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不到一米宽的路面,杂草丛生。两旁长满了大树和荆棘,稀疏的几间瓦屋的轮廓淹没在黑暗深处,黑漆漆的树上不时掠过一两只鸟影,伴着时远时近“咕咕咕”的鸟叫,令人胆战心惊。尤其是雨季,整条小路泥泞不堪,走路的人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依稀记得村里卖米的二爹每晚的黄昏用自行车驮着从外村收购回来的

三百多斤谷子跌跌撞撞的经过我家门前的小斜坡时,我们全家人都赶紧跑过去,帮他推车、扶车,一直推到坡顶;依稀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每晚晚上修回家的路上,总有喜欢恶作剧的男同学装神弄鬼,把女同学吓得尖叫连连;依稀记得有一年中秋之夜,我和我的堂弟乘着月色,从村头走到村尾,又从村尾走到村头。谈学习,谈理想,从天南地北到古今中外,从日月星辰到江河山川;依稀记得在一个滂沱大雨的下午,三叔骑着他的那辆二十八寸凤凰牌自行车,从这条路把他的新娘娶回家;依稀记得二叔去世,乡亲们把他放进鲜红的棺木,在一天早上,伴随着阵阵忽高忽低的唢呐声和短促的鞭炮声,被四个大汉抬着从这条路送到他最终的归宿之地……

“华叔,又散步啦?”忽然,一个声音我拉回现实,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我小学同学松的儿子,他已经从一个小孩长成广州医科大学二大的学生了,我连忙说:“是的,是的……”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家乡早已旧貌换新颜,美不胜收了。家乡的路,交汇着乡亲们悲欢离合,记载着时代的沧桑变迁;家乡的路,从泥泞小路到康庄大道,它书写着家乡浓浓的乡音,暖暖的乡情;家乡的路,它见证了乡亲们党领导下一步步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愿景;家乡的路,是一条美丽之路,是一条幸福之路。我相信它的未来一定会更加宽广,更加光明。